

01 我佢阿母的心靈約會簿

葉品謙

會記得做囡仔的時，我上愛聽阿母講古。毋是我咧膨風，阮阿母足勢講笑談的。早產厚毛病的我，歹睏癖閣愛吼，症頭一大堆。阮阿母為著欲予我較好睏咧，逐暝攏會那講笑談、那激五仁 ánn 我睏，定定害我笑甲吐。伊就佇眠床邊園一跤面桶，予我那笑那吐。講嘛怪奇，吐了後我就一暝睏到天光矣！這毋知是毋是人咧講的囡仔癖？

阮兜有一本簿仔，專門咧記阮母仔囡的謨古話。親像國小一年仔，我問阿母：「人死了後，敢一定愛淋孟婆湯？」阿母講：「是啊，淋了後，會袂記得這世人的代誌，才會當去投胎。」我隨應講：「按呢咱攏莫淋，咱就會當永遠做母仔囡矣！」

閣親像有一改，阮母仔囡牽手去散步，阿母看著一个失神失神的老大人予外籍移工牽咧行。伊雄雄司奶問我講：「後擺你若有女朋友，就袂閣想欲牽我的手矣！」我應講：「你安啦！我會一世人共你牽牢牢。」這個若囡仔的查某人就喙翹翹挈講：「啊我若活甲一千歲咧？」我隨應講：「正手共你牽五百年，倒手嘛共你牽五百年。」「毋過，母仔！你是千年老妖精喔？」講煞，看伊的五筋腓欲 khiák 落來，我就緊走予伊逐。

兩年前阿母開刀蹠院，看著伊虛荏的模樣，我真毋甘問伊：「會疼袂？」伊用梢聲的聲嗽講：「你袂記得我是千年老妖精喔！」出院了後，阿母決定欲捐大體，愛我簽名背書。「喔！你起痾喔！我無愛簽啦！」佇應聲裡，我越頭無愛予伊看著我強欲流落來的目屎。

落尾我去美國讀冊，彼一冬阮干焦用『Line』聯絡，毋過思念阿母的心情，就親像喘氣遐爾仔自然。轉來臺灣，伊閣講起捐大體的代誌，愛我簽名。伊講：「我這世人做老師，死了後做老師就親像桌頂拈柑遐爾簡單，安啦！」看伊堅定的眼神，我知影毋管是啥物人攏無法度改變伊的決定，就按呢我做伊的見證人，完成伊的心願。

彼暗我閣掀開彼本簿仔，恬恬寫落這句話：「阿母！毋通袂記得咱的約束，後世人咱欲閣繼續繼攤做母仔囡。」

02 人急無智

顏銘志

禮拜日透早，我佢嬌某物件款好勢欲去跔山，想袂到拄出門無佬久就落雨矣！姑不而將只好翻頭，乖乖仔轉來厝裡。若甲落雨袂當跔山，就想講共房間小可摒掃咧。佇咧整理屨仔的時，看著一張阮炁兩個後生做陣去跔山的舊相片，十幾年前的景象隨浮現佇腦海中。

會記得頭一擺炁兩個後生去跔山是個今仔讀幼兒園的時陣，閣誠細漢，毋知跔山是啥款，干焦知影會當出去耍就興頤頤應好。個規路綴佇阮身邊，雖然行甲誠忝，毋過嘛行到頂懸，達成目標。第二擺，兩個嘛猶閣乖乖做陣出門。等到第三擺欲閣炁個去跔山的時，猶未出門，兩個兄弟仔就同齊喝講：「阿爸，跔山足無聊的，敢會使莫去？」我歹聲嗽講：「袂使，一定愛去！」兩個只好面憂面結、毋情毋願綴阮出門。因為按呢，兄弟仔就按呢沿路行沿路哼，一下仔講足熱，一下仔講足忝，想欲歇一下。我袂堪得個哼哼叫又閣想講：「芥菜無剝毋成櫟，囡仔無教毋成人。」就不時共教示一下，爸仔囡面腔擺真歹看。阮某看這個範勢，恐驚歹收尾就出喙講：「食緊會拚破碗啦！橫直時間閣真冗，這逝路嘛無危險，咱就予個兩個那行那耍，落尾會綴來就好！」我躊躇一下仔，想講按呢嘛好，就據在個行，

較免得佇遐氣身惱命！

想袂到無插個了後，兩個兄弟仔連鞭逐蝶仔、連鞭跔佇草仔邊金金相，看著路邊焦涸涸的樹樑，兩人就做伙出力扛佇肩胛頭，那行那喝：「heh-siooh！heh-siooh！」其他的山友看個彼款古錐的模樣，逐家擺微微仔笑講：「喔！囡仔兄，真勢！咧欲到矣，加油！」聽著遐濟人共個呵咾，兩個袂輸著獎仝款，規路歡頭喜面行到頂懸歇暍的所在。

轉來到厝，阮某略仔滾耍笑共我談，講我平常時教囡仔都擺誠理性，袂烏白發性地，是按怎今仔日煞走精去？我歹勢歹勢，吐大氣講：「我嘛毋知，可能就親像人講的，水清無魚，人急無智。後擺我會較細膩咧，三思而後行，袂遐爾急性，較免得食緊拚破碗！」

03 難忘的麵粉酥

陳雅菁

做囡仔的時，阮兜的巷仔頭到有一間糕仔餅店，見擺若經過遐，我攞會予伊芳 kòng-kòng 的芳味挺牢咧。伊的做法真心適，有人倚佇大鼎頭前無閒咧擱麵粉，嘛有人佇鼎邊用麥芽糖摻小可仔油水，沓沓仔煊成麥芽膏。講到遮，你敢有臆著這項物件是啥物？無毋著，就是佇臺灣南部才看會著的「麵粉酥」。

趁麥芽膏燒滾滾的時，加入擱好的麵粉，繼落來就愛恰時間拚輸贏。佇潯糖蜜的麵粉猶未冷去進前，愛緊共捏做一隻龜的模樣，若等到麵粉無夠燒才來做，就會規个有碇碇，按呢就害囉！

會記得阮這陣囡仔攞會倚跼門跤口，看頭家咧表演鐵砂掌。衝煙的麵粉酥佇伊的手頭敢若黏塗仝款，一觸久仔就變做一隻足大隻的龜。我恰厝邊的囡仔伴攞倚跼壁邊，對今仔做好的龜金金相，精差喙瀾無津落來爾爾。頭家佇店內無閒頤頤，舞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，毋過若看著阮這陣楞饒的囡仔，就會提一塊仔予阮鼻芳，較好運的就會提著規大塊的。逐家你一喙、我一喙，做伙享受這味數想足久的好滋味。這馬想起來，特別懷念彼當時樸實的生活，厝邊隔壁的感情好甲剝袂離。

大漢了後才知影，原來麵粉酥干焦佇有人嫁娶抑是廟裡大拜拜的時才會出現，莫怪細漢的時陣，想欲食一喙麵粉酥，就愛看時看日。早期臺灣社會誠注重廟寺的文化，佇元宵節彼跤兜會有「乞龜」的儀式。佇廟埕看著大大細細的麵粉酥龜，是足四常的代誌。信眾會跋栢向神明請示，若有象栢才會當共龜請轉去。毋過時代的變化真緊，做麵粉酥的老功夫聊聊仔失傳，這馬真僇得看著矣。

頂擺轉去臺南，經過一間有歷史的糕仔餅店，目睷無意中影著麵粉酥做的素三牲，彼種厝邊頭尾燒唵唵閣甜物物的懷念隨對心肝頭潰出來，歡頭喜面趕緊共買來食。口味猶原酥酥脆脆、甜甜芳芳，是我的記持內底彼種古早味無毋著！

向頭看著囡仔桌仔頂零星星的麵粉酥，我的心肝穎仔煞有一種講袂出來的悲傷。